

# 走進法國的電影銀幕

## ——台下台上的法式生活之二

謝芷霖

巴黎是個名符其實的電影之都。巴黎人愛看電影是有目共睹的，除了設備越來越好的現代化大型影城外，獨立小電影院依然傲視巴黎，以高密度佔據各角落。市中心有個視聽圖書館，十二區有個大型電影資料館，都常常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小型影展，讓巴黎人有更多親近電影的機會。也因此，在巴黎，想要看舊時代的老片亦或剛出爐的新作，再簡單不過；從商業片到實驗性質的短片，都找得到觀眾。

巴黎更是個大型電影製片廠。每年在巴黎市拍攝的電影，不知凡幾，除了國際化大製作，如《達文西密碼》、Woody Allen最近的《午夜巴黎》外，連《慾望城市》這樣大眾化的影集，也不能免俗，得到巴黎來朝聖一番，更不用說各式各樣的小製作、短片、紀錄片或甚至只是音樂MV，總之，走在巴黎街頭，三天兩頭就能碰到忙碌的拍攝外景隊，不小心還可能撞到攝影機，要不就是迎面與大明星打照面。

在街上碰到明星，這可不是開玩笑，我就碰過幾次。先不提在戲劇、歌劇、舞蹈各種表演場合，要遇見同來看表演的明星或名人，其實還蠻容易的。把範圍縮小到只限於在路上閒晃或純粹趕路去上班這樣的情況，還是有可能撞見明星。也許是生活在巴黎的明星著實太多了吧。有一回，在十一區要前往一工作場合時，看到對街牽著小狗悠閒遛狗的女孩，不是別人，竟是Jane Birkin的女兒Lou Doillon，也沒特別裝扮，就只

是平常衣物，淺棕色大衣加上長靴，應該就是住在附近的樣子。因為她穿得太平常，讓我不由得多看了幾眼，好確認是她本人沒錯，反而好像是我小題大作，招來奇怪的眼光。而她邊走還時不時停下和路過的鄰居閒話家常，與一般人毫無兩樣。另一回是在右岸的瑪黑區，星期六下午，我和朋友正在時尚家具店流連，東摸西看，冷不防一抬頭，大名鼎鼎的導演兼演員Michel Blanc就站在面前，跟老闆正指著店內幾樣擺設滔滔不絕呢！只見所有顧客都從容自若地繼續遊逛，沒有人不識相地指指點點，也沒有人衝上前去要求簽名，他彷彿只是溶在畫布中的一筆風景，單純至極不需特別留意。還有一次，是在靠近香榭大道的喬治五世大街旁，蕭索的寒冬週日下午，正散步要去大道上觀賞耶誕節裝飾吧，一名身穿黑大衣的男子，從我右手邊的路上轉至我面前，我一細看，不得了了，那不正是我的超級偶像明星Daniel Auteuil嗎，天啊，簡直不可思議，我就走在最欣賞的法國男演員身後，不久他便走進一旁的Four Seasons Hotel，想必是下榻於此，到附近散步吧。要是在台灣，恐怕他已身陷要求合照及簽名的瘋狂人群中了，而在尊重名人私生活自由的巴黎，除了偷拍的狗仔隊外，一般人幾乎不可能隨便打擾這些明星，我也只好把掏出相機的欲望強壓下去，做個「正常」巴黎人囉，見到名人明星，一點不稀奇！又何必大驚小怪。

在巴黎，一不小心就可以走進拍片現場。也許是圖書館附近的某家咖啡店，忽然就架滿了攝影機，燈光大亮，演員就正坐在大門口的露台上對話。也許是家旁邊的某間店突然變裝成了影片中的雜貨鋪。還有一次，走去舞蹈社練舞的我，赫然發現舞蹈社那兒整條街都封起來，成了電影場景，學生們可照常出入上課，只不過仔細一看，卻發現舞蹈社的門面不大一樣了，整條小巷的所有門面都重新換裝，露出曖昧的顏色形貌，而且站了好多個穿著俗豔暴露的女孩，原來小巷佈置成了紅燈區，而我們出入的舞蹈社竟是…妓院。後來，在欣賞某部由李連杰主演的電影中，就讓眼尖的我認出了這個紅燈區的場景，怪不得那天經過後，在舞蹈社裡一直聽到有演員打打殺殺的叫喊，可惜沒親眼看到李連杰本人啊。

由於大量電影在巴黎拍攝，需要的演員也就非常多了，三不五時可看到徵求演員的啟事，如果沒那麼大的野心做專業演員，只想過過上鏡頭的癮，更是有成千上萬的臨時演員徵人廣告等著你小試身手。在巴黎，想從電影屏幕下走上銀幕，沒問題，什麼人都有機會。我也當過臨時演員。

這個經歷說來有趣。以前的佛朗明哥舞老師剛從西班牙返回法國，有天發了封mail給她以前的弟子學生，大意是她受聘於某部電影，做舞蹈顧問，有場跳sevillana舞的戲需要臨時演員，她希望最好能有會跳的學生在場，希望我們都能去應徵。只不過是寄張照片的舉手之勞，很容易嘛，我就乖乖地寄了張在西班牙Sevilla穿傳統舞裙的相片給電影製作公司。過了約兩星期，電影製作公司的人來電話給了我兩個日期，問我能不能到場，原來是有兩場戲。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我只能出席一場，也無妨，於是就這樣接下了臨時演員的工作。滿心以為其他的同學應該都會一起到場體驗這有趣的工作吧，沒想到完全不若我的

預期，聽說篩選還挺嚴格的，長相「平凡」的白人，都沒入選，導演要求的是「長相特殊、怪異或特別有個性」的面孔，到場一看參與的人，大概才比較瞭解導演的要求，不過再回頭一想：那麼，自己是屬於哪一類的面孔呢？難道也成了「長相特殊、怪異」人士？只好安慰自己，之所以雀屏中選，應該是因為我是外國人吧，況且還是膚色五官皆不同的亞洲人，還有人比我更「特殊」更「怪」嗎？

我們這批臨時演員，有場戲是去Père Lachaise墓園拍出殯下葬，這一場人不需太多，所以我不出席也無所謂。另一場則比較複雜，因為是舞蹈課的場景，所以必須表演學生雙人對舞，還要配合劇情做發揮，已經不只是背景中會模糊出現的人影了，還得認真地演戲才成，真是莫大的挑戰。

參加第二場戲的臨時演員，一大早就配合通告的時間趕到集合地點，電影製片公司不但把整個咖啡酒吧租下來重搭佈景，旁邊租了間公寓充當化妝及服裝造型室，後面空地搭了巨大篷頂，停了輛大卡車，不停有人忙進忙出，後來才看清原來都是準備餐點的人員。咖啡酒吧對面，則借了個協會的場地，當作總務人員聯絡事情的辦公室，也是所有臨時演員練舞整裝的場所。電影公司選中的臨時演員，有一半以上從來沒跳過sevillana舞，我的舞蹈老師得從頭教起。對沒有跳舞習慣的人來說，三時兩刻就得把一支舞跳得有模有樣，的確相當困難，何況大部分的人連腳步都不聽使喚，還要兼顧身姿表情，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。舞蹈老師立刻發現問題嚴重，總務一看情況不對，當機立斷，決定把原訂當天拍完的景延後一天，那天就練舞，充當幾個模糊背景而已。大家也毫不含糊地學起舞步來，我們其中幾個已經學過的真正學生，便在旁邊充當起助教來。時間很快到了中午，正在發愁該上哪兒買不

貴的三明治去，便有總務助手來請大夥至帳篷區用餐，哇，原來之前見到的大餐車便是負責所有工作人員及演員伙食的，連臨時演員也不例外，全體一視同仁，從導演、製片到場記，大家都聚集一塊用餐，自助餐式的擺置，大夥自行打菜、拿飲料，落坐時也是自由混雜，想和誰聊天就和誰坐。餐費直接從薪資中扣除，但其實非常經濟實惠，大鍋菜吃起來也有滋有味，讓我見識到電影工業的嚴謹組織，為了增進效率，連伙食都安排得好好，不需工作人員分神操心。我們這些快樂練舞的臨時演員，因為沒有急著上場，便慢慢享受菜餚，一邊還聊個不停，這才打聽清楚電影大概主題，參與的大牌演員有哪些人，也對明天要上場演的角色及劇情，有比較詳盡的瞭解。

除了練舞，大部分的時間臨時演員都在等待，當天的臨時演員除了演舞蹈學員的之外，還有佛朗明哥吉他手及演唱者，另外幾個長相真的「特別奇異上鏡頭」的，則需扮演咖啡館中的其他顧客。除了舞蹈學員外，其他人當天應該都要上場，也就早早化妝打扮妥當等著導演一聲令下，可是前面的戲，什麼時候才能拍到滿意不重來，誰也說不準，所以該上戲的時間也往往一延再延，讓他們懸吊著一顆心，又興奮又坐立不安。演舞蹈學員的這一群，原本似乎也有幾個鏡頭得上場，後來因為進度延後，便決定把所有戲推到隔天一起拍。大家練了一天，也跳出點樣子來了，與舞伴的默契稍稍建立起來。黃昏時分，本片的大主角Didier Bourdon來了，趁著戲與戲之間的空檔，來休息吃點點心，喝杯咖啡，也順便來看看隔天要一起拍戲的臨時演員。他推門進來時，演舞蹈學員的臨時演員們，正認真地配合音樂跳著，穿著舞裙及舞鞋，看來挺有聲勢，加上跳了一天，大家開始彼此熟稔，笑語不斷，整場氣氛十分歡悅，主角一進門便讓我們的熱烈氛圍

吸引住，不但主動問了一堆與舞蹈相關的問題，還興沖沖地下場學了幾個舞步，後來更與大夥閒話家常好一段時間。我簡直太震驚了，一個大明星，在拍攝現場，卻一點架子也沒有，就與平常人沒有兩樣，跟大家喝一樣的咖啡，分享一般的笑話，跟以往在台灣明星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驕傲冷漠印象相比，實有天壤之別。後來我私下與負責臨時演員聯絡與調度的總務人員聊天，一個從電影學校畢業沒有幾年的大男生，我問到法國電影圈運作的情形，他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：「法國電影界就像一個大家庭，氣氛通常是很和樂的，大家都彼此認識，像朋友一樣相處問候，一起工作的感覺非常好。即使是很有名的演員也一樣。」與我實際上體驗到的，也是不謀而合，可見他所言一點也不誇張。

這天臨走前，服裝總監來看我們的舞衣，她強調場景是一堂普通的舞蹈課，所以舞裙的顏色必須大家都差不多，不能太過突出。另外叮囑我們隔天有場生日宴會的戲，要大家穿件比較華麗的衣服來，如果可能，化好妝來，早晨第一場要拍的就是宴會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還沒亮（冬季天亮得晚），才早上八點，大家已陸續到達，化妝及服裝人員，早已忙成一片。我們一到，就一個個進入化妝區上妝。對化妝我不陌生，也化過舞台妝，所以在家裡早已聽話地把自己打理好，化妝師看到我，打量了兩三秒，便很滿意地說沒問題，連補妝都沒有，只幫我額頭下巴補拍了點蜜粉便忙著去打理別的臨時演員了。化妝團隊動作十分迅速，大家陸續上完妝回到我們佔據的休息場地，穿好宴會戲該穿的衣服，導演那邊也下達了集合令，我們便又緊張又興奮地進入咖啡酒吧拍攝現場。那裡，我們首次看到與我們配戲的Marilu Marini，也是劇中我們的舞蹈老師，她的生日宴

會服是一襲亮紅摺子洋裝，燈光一打，更顯亮麗。總務人員向我們解說了這場戲的大意：舞蹈學員在平時上課的咖啡廳為舞蹈老師慶生，我們要演出跳舞慶祝的晚會情態，吹蠟燭時Marilu會觸景生情，悼念起因車禍去世的愛女，而我們必須演出動容的表情。進入拍攝現場，我們才第一次見到導演Michel Delgado的廬山真面目。聽說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片。他與幾位攝影師溝通了等會兒的運鏡方式，與Marilu解釋了進場和走位，Didier Bourdon也會露臉，所以也在場跟著走位。我們也記下剛開始等待的位置，晚會時的分散方位，以及唱生日歌吹蠟燭時聚集的位置。Marilu進場時跳出幾個舞蹈動作，任影片舞蹈顧問的舞蹈老師已為她臨時惡補了幾個簡單的動作。Marilu雖然不是真正的舞者，動作做起來當然在明眼人看來也知道不是職業舞者，不過專業演員果然是有幾把刷子，她一上場，就馬上演出了職業舞者應有的自信與架勢，把動作烘托地完美極了，簡直就像個真正的舞者。拍完她進門的景，鏡頭轉到吉他手與歌手，他們繼續熱烈彈奏演唱至終，再來是晚會大家放鬆跳舞的景，這個簡單，三兩下便完成，大家走位退場也很順利。然後Didier拿著蛋糕進來，我們必須圍上前起鬨吹蠟燭許願等等。這幾個鏡頭都很流暢，只重覆了兩、三次便過關，不需再拍。

沒想到真正的困難等在後面。接下來則是大家圍在Marilu身後，她吹蠟燭，對女兒之死有感而發說了一席話。這時大家都看清楚蛋糕是假道具，連帶蠟燭都是有祕訣的道具。導演要Marilu一吹便吹熄所有的蠟燭，獨獨剩中央那枝亮著，照亮她湊近的臉，讓她說內心話時更有感染力。我們在旁邊根本都覺得不可思議，怎麼可能做到這種程度。沒想到處理道具的人，就像有神祕特技一般，一次又一次地改善出問題的蠟燭，務使

所有蠟燭都能馬上吹熄，再換上一回較一回精良的中間吹不熄蠟燭。前幾回，都在調整道具，蠟燭燒短了，還要全換上新的，為了符合導演的要求，道具人員一次次換新道具，但是我們也得一次次重來，密閉的空間，加上所有人擠在一塊兒的劇情需求，還有蠟燭的溫度，空氣悶熱起來，大家也開始有些焦躁，但是每一回重來都要專心無比，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是拍成功的那一次。道具人員及專業演員都耐心地配合著，導演也要求完美一再重來，我們除了靠近Marilu身後，還要在聽她說話時展現出動容的表情，短時間內要馬上入戲，演出動容，簡直是太難了。可我回頭一瞥旁邊一位平時在劇場工作的戲劇演員，她竟然說動容就動容，頰上立時流下兩行淚珠，天啊，我簡直要崇拜至五體投地了，在這樣躁動的情況下，周圍佈滿機器、工具及不下二十位的工作人員，她竟能說哭就哭！怪不得她能在劇場工作！Marilu也是，每次重來都能夠馬上聚精會神投入其中，毫不打馬虎眼。這場戲磨了起碼十數次，終於完成，但還沒結束，攝影人員必須換個角度把同樣的東西再拍一遍，不過已經不需要我們做背景了，總算是鬆了一口氣。

大夥回至休息場地，稍喘口氣，等待下一場戲。接下來的是重頭戲，也就是舞蹈課的場景，大家乖乖地換好舞蹈的服裝鞋子，上場前再次惡補。今天，大夥已經跳得不錯，所以老師要大家加上該有表情與架勢。過了不久，總務來叫大家上場，穿過馬路盛裝的我們，吸引了不少好奇路人的眼光。場地背景已重新整理佈置過，老師與導演把我們的位置排好，說明攝影機的動線，Marilu也先走位一次，便開拍。這一場還算順利，雖然人多，但是並未重覆太多次，便順利結束。但是還有我們一場戲。我們在原地等待了一會兒，工作人員在咖啡館的另一半佈置，因為接

下來的戲是Didier衝進來跟年輕男演員大吵，正在彼此大聲聊天的我們要馬上把音量降低，偷眼驚詫地看向進門的方向。我們雖然在鏡頭深處，但也不能含糊，還是要演出感覺，於是大家很努力地揣摩，聊天沒有問題，怎麼樣偷眼看、表現出驚訝的樣子卻不容易。導演在前場指揮主要演員，工作人員便負責看臨時演員們的表情，前面兩次幾乎都是告訴我們表情太誇張，不夠自然，頭的角度不對。我們也深深體會到演好戲果真是一門學問。還好我們也不算太笨，等前場主角完美過關，我們這部分也成功交卷。這時，工作人員卻叫大家不要走，要再演一次。演什麼？剛剛不是說影像沒問題了嗎？哦，原來這一次要演出音效的部分，剛剛在前場收音，沒有錄到我們，所以這次要把大聲聊天之後音量放小，偷偷議論的情景用聲音表現出來。哇，這也不容易呀，大家要真的言之有物，聊真正的話題，議論也要用合情合理的句子，錄音師會捕捉到什麼樣的句子和音量無法控制，所以得大家都配合好才行。大家十分賣力地演完，工作人員讓大家回到對街的場地休息換衣服，把我們的個人資料都核對無誤後，才謝謝大家，宣佈任務完成，可以解散回家了！這時已夜幕低垂，一天已經結束。我們高興地離開拍攝場地，所有工作人員仍繼續忙進忙出，我們雖覺得這個經驗十分有趣，但也很慶幸工作完成。拍電影真是累人的差事，兩天已經讓我們感覺到疲累，如果像製片組人員及主要演員那樣早晚日夜密集趕工，拍完一定是累到脫一層皮。

之後不久，便收到兩天的薪資，認真說來算是不錯的。然後便忘了這件事。差不多一年後，忽然聽說有部Didier Bourdon主演的片子要上映了，才忽然想起，啊，這應該就是客串臨時演員的那部片吧，這時才總算知道電影的真正片名：

Bouquet Final。跑去戲院看看最後到底把我們的鏡頭剪成什麼樣，才終於瞭解了故事全貌。原來我們參與演出的只是那麼一小部分，連主線都稱不上。經過剪接，其實真正看得到自己的鏡頭，嚴格說起來不超過五秒鐘吧，這還包括只有露出跳舞腳步的部分！哇，辛苦拍攝兩天的成果，竟然就只有這樣的呈現！難怪電影工業得砸大錢，一點點的成果，背後需投入的資金、人力與精力，簡直是平常人難以想像。由於當臨時演員的機緣，才讓我窺見電影工業龐大複雜組織的運作片段，也讓我深深體會到電影創作的艱辛，除了導演及演員這些外顯引人注意的部分外，還需要大量幕後工作人員努力，以及整個工作團隊全心全力協調配合，才能製作出一部精彩的影片。除了拍片現場，還有前置作業及後段技術處理，資金來源及運用，製作一部電影，大概各領域的人才都需要，電影工業真可謂是社會架構面貌的縮影了。

對知情的朋友來說，雖然我只有露臉幾秒鐘，他們還是對於能在銀幕上看到自己的朋友，感到非常興奮與光榮。我呢，倒沒有特別興奮，只是對於自己能擁有這樣寶貴的拍片經驗，十分珍惜。現在的我，在看法國電影、談及電影工業時，除了比一般人更多了一層記憶孕生出的感觸外，還多了一份溫柔的心情。畢竟，我也曾經從台下走到台上，置身其中。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）